

约翰·班维尔
JOHN BANVILLE 著

〔爱尔兰〕



无法企及
THE UNTOUCHABLE

王睿译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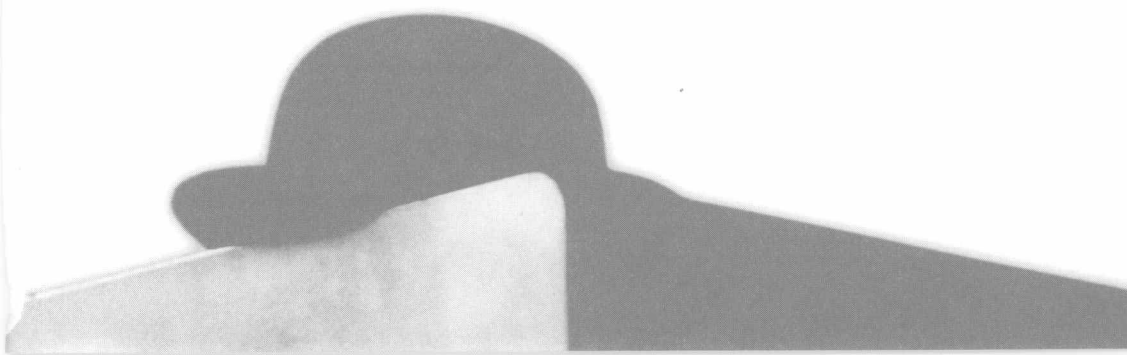


约翰·班维尔

爱尔兰
JOHN 著

BANVILLE 无法
THE 企及
UNTOUCHABLE

王睿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07-46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法企及/(爱尔兰)班维尔著;王睿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063-4149-3

I. 无… II. ①班… ②王… III. 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60883号

The Publisher acknowledges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 (Translation Fund), Dublin, Ireland
出版社诚挚感谢爱尔兰文学交流会“翻译基金”所给予的翻译资助
网址: www.irelandliterature.com 信箱: info@irelandliterature.com

THE UNTOUCHABLE by JOHN BANVILLE

Copyright © 1997 by JOHN BANVILL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BERTELSMANN ASIA PUBLISHING. All rights reserved.

无法企及

作者: (爱尔兰) 约翰·班维尔

译者: 王睿

策划: 赵平 丹飞

责任编辑: 启天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数: 280千 印张: 21

版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4149-3

定价: 2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柯尔姆和道格拉斯

第一部

新生活的第一天。感觉非常奇怪。一整天都很激动。像派对结束时的孩子一样，疲惫不堪却又极度亢奋。像个孩子，是的：仿佛经历着一次奇妙的重生。然而今天早晨，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已经老了。那时我正穿过高尔大街，一个我曾落脚的地方。在走下小路时，有什么东西牵绊着我。真是奇怪的感觉，仿佛脚踝边正刮起一阵气流，空气似乎要变得——该怎么说呢：黏稠？——阻碍着我，令我磕磕绊绊。那是一辆巴士呼啸而过，方向盘前一个黑人正咧嘴而笑。他看见了什么？我的便鞋，雨衣，陪伴我多年的绳袋，因惊恐而睁大的湿漉漉的双眼。如果我刚才已经走过去，那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是自杀，一切都将得到解脱。但我是不会让他们如意的。我今年就要七十二岁了。真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永远二十二岁。我想这就是老人才会有想法吧。唉。

我以前从来没有写过日记。我害怕面对那种负罪感。波伊总是说，什么也别写下来。那为什么我现在竟要开始写了呢？坐定，动笔，好像这是世上最自然的事情一般——当然它不是我最后的遗嘱。薄暮时分，一切都如此静寂。广场上的树木滴着露珠。鸟鸣声若隐若现。四月。我不喜欢春天，它的悸动和乖张；我害怕它可能会让我心中的烦躁愈加翻腾起来，它也许已经让我躁动不安：到了我这个年纪，说话就得讲究语法时态了。我想念我的孩子们。老天，我怎么会有这种念头？他们已经不能再被称为孩子了。朱利安该有——哦，他今年有四十岁了，那么布兰奇就是三十八了，是吧？与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几乎都没有长大。

奥登¹曾经写道，无论和多大年纪的人在一起，他都觉得自己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我也是这样。他们应该也接到过骚扰的电话。很遗憾听到关于你背叛的事情，爸爸。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想听到布兰奇的抽泣声，看到紧抿嘴唇的朱利安与我远远地保持距离。可怜的孩子。我想所有父亲都会这么说。

我不该胡思乱想。

公开受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腹中生出一种烦扰的感觉，遍及周身，血液如水银般凝滞地在皮肤下缓缓流动。兴奋混合着恐惧酿出的烈酒。起初，我不记得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些什么，然而回忆接踵而至：那是当我最初开始面对自己时，所经历的那些游荡的夜晚——就是这种由臆测和恐惧引起的炽热的颤抖，这种强忍住不去爆发的绝望的笑容。想要被逮捕，被攻击，被虐待。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真的，一切都过去了。在《阿尔卡迪的牧人》²中，有一片特别的蔚蓝色天空，在那里，白云被裁成飞翔的鸟儿的形状，对我而言，这才是画中秘密的核心。每当我思考着死亡时——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带着一种逐渐减弱的、不真实的感觉思考着——我看见自己包裹在锌白色的寿衣之中，那形象更像是埃尔·格列柯³的风格而不是普桑⁴的手笔，我被哈利路亚⁵的咏唱声和唏嘘声包围着缓缓地上升，伴随着些许肉体的痛苦，穿过金色的云的漩涡，头朝前融入这一片半透明的蔚蓝天际。

打开台灯。一片小小的光亮。它整齐地勾勒出狭窄的桌子和书页的轮廓——我总能从中得到最大的乐趣，就如同快活地蜷缩在一座发光的帐篷里，逃避着整个世界。甚至眼前的这幅画面并非存在于眼中，而是在我的头脑里。这里有一切……

¹ 英国诗人。

² 法国著名画家普桑的一幅名画，在画里，四位牧人正在辨认墓碑上的拉丁文：“Et in Arcadia ego”，大意可以理解为“死亡无处不在，即使在阿尔卡迪这样的乐土也有我”。

³ 西班牙著名画家。

⁴ 法国著名画家，被认为是十七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巴洛克风格大师。

⁵ 希伯来语，赞美上帝。

是奎莱尔打来的电话。哦，他当然有这份胆量，我很了解他。电话铃声对我而言是恐怖的开端。我对这种机器一直都不习惯，它不怀好意地蜷伏在角落里，随时准备吵闹着引起你的注意，就像一个发狂的婴儿。我可怜的心脏还被吓得怦怦直跳。我会以为是谁打来的呢？他正在安提贝¹。我能听见他背后大海的声音，觉得嫉妒而厌烦，不过更有可能仅仅是他公寓外的马路噪音而已，沿着海滨大道传来的，是吗？——或者是其他地方？他说他是在BBC的世界新闻广播中听到这条消息的。“太可怕了，老伙计，太可怕了；我能说什么呢？”他的声音抑制不住地激动。想要了解一切背后的细节。“他们是不是和你做了性交易？”多么虚伪——他知道的又是多么少啊。我是否应该和他争辩，告诉他我很清楚他的背信弃义？该说些什么呢。斯奎尼读过他的书，而且还是他的书迷。“那个奎莱尔，”他说道，用假牙吹着古怪的口哨，“他对我们所有人都有评价。”没有我的，他没有，我的朋友；没有对我的评价。至少，我希望他没有。

没有其他人再打来过电话。哦，我几乎不指望他会……

我会想念老斯奎尼的。现在我不跟他打交道了；那些已经结束了，虽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等待处理。我应该感到解脱，可奇怪的是，我没有。我们后来简直像是一对默契的表演搭档，他和我，音乐厅里的保留剧目。我说我说我说，斯奎尼先生！哦，上帝保佑，骨头先生²！他与一般大众想象中的审讯者形象完全不同。他是个小个子，窄脑门，五官都挤在一起，留着平头，头发干枯，像石头一样的颜色。他让我联想到好莱坞三十年代的喜剧电影中那些冲动新娘的凶恶父亲的形象。蓝色的眼睛，目光并不锐利，甚至有点浑浊（白内障的早期症状？）。皮鞋擦得锃亮，手里常拿着烟斗，一件旧花呢夹克的肘部还打着补丁。很难看出他的年龄。也许在五十岁至七十五岁之间。但是他的头脑很机敏，你甚至能听到他脑中的齿轮在飞速转动的声音。他还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慢

¹ 法国蔚蓝海岸旅游胜地。

² 一个动画形象，样子是一具骷髅。

着，”他会这么说着，用烟斗戳着我，“把那部分再给我复述一遍。”于是我不得不重新供出那些骗他的精巧的谎言片断，镇静地从中寻找他所推理出的瑕疵。我说谎只是为了好玩，为了娱乐，也可以这么说，像一个退休了的职业网球运动员和老对手之间的练习。我不怕他会发现什么新的罪行——我至今对一切都供认不讳，几乎是所有的一切——不过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我想保持坚定的立场还是很必要的，为此，捏造事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自我解嘲，这我知道。他有一种猎手的顽强精神：决不放过一切。他崇拜狄更斯；我总是想象着，他住在威尔士——在斯特尼或者哈克尼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一幢歪斜的小屋，他的妻子是个标准的悍妇，一屋子小孩在周围吵吵闹闹。这是另一件困扰我的事情，总把人作漫画式的夸张，包括我自己。

我在公众媒体上认出自己时的情形现在仍记忆犹新。那时，我正在收听无线电，我们亲爱的首相¹（我真的很尊敬她，如此坚定，如此意志坚决，英姿飒爽，有一种迷人的男子气概）正在下议院发表声明，一开始我并没有听出自己的名字，我是说，我以为她说的是别人，某个我认识，但不熟，并且很久未见的人。那是种非常特殊的体验。部里早就警告过我——现在这些疯狂而粗野的人们，完全不像那个时代里那般随和——但还是令我感到震惊。接着，中午的电视新闻里播出了一些我的照片，它们模糊不清，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以及如何搞到这些照片的，甚至不记得它们是怎么拍摄的——对于照相来说，“拍摄”这个动词非常贴切：就像那些未开化的人说的那样，我的一部分灵魂被摄取了。我看起来像是被从斯堪的纳维亚的沼泽中挖出来的干尸，那下腭、肌肉凸起的喉部、还有浮肿的眼球。某个所谓的作家，我忘了他的名字——某个“当代历史学家”，随便什么吧——正要指认我，但是被政府抢先了，用在我看来极其笨拙的方法来挽回面子；我为首相感到难堪，真的。现在，我又一次暴露了，这次终于暴露了。暴露！——这是个多么令人发指的，赤裸裸的词啊。哦，奎莱尔，奎莱尔。我知道是你

¹ 此处指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干的。只有你会干这种事，算旧账。生命的湍流是否永远不会停歇？我是说，除了那明显的尽头以外。

我是要干什么来着？哦，我正坐下打算动笔，但我是自愿的。我这辈子还没有做过任何没有目的的事情，通常目的都是隐藏着的，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晓。是否我像奎莱尔一样，想要标榜自己过去的功绩？或者也许我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我希望不是。另一方面，我既不想改变自己，也不想戴上另一个堂皇的面具……沉思了一会儿之后，我认识到这是明显的隐喻：探寻，查证，重生。我应该剥去污垢外的那层层掩饰——那些过往的种种，那太妃糖色的光鲜表面或大块的煤黑污迹——直到了解到事物的真正本质。我的灵魂。我自己。（我纵声大笑时，这房间内的一切如同又回到了当初那灰暗的时候。我一直活得循规蹈矩，现在绝不能变得歇斯底里。）

今天，在面对那些来自报纸的走狗时，我一直保持着镇定。是不是有人因你而死？是的，亲爱的，我昏头了。但是不，不，堂堂的我，我绝不会那么说。冷酷，麻木，彻头彻尾的斯多噶¹派；当代的科利奥兰纳斯²。我是个伟大的演员，那便是我成功的秘密（谁不曾在他入面前扮演过自己？——尼采）。我为了使这个角色尽善尽美而穿戴整齐：还算不错的旧格子夹克，杰米街定做的衬衫和夏而凡³的领带——红色，仅仅是为了恶作剧——灯芯绒裤子，磨损了的三十年未穿的袜子。可能只在克里夫登⁴穿过一次。我还打算模仿斯奎尼拿着一个烟斗，不过那恐怕就玩过火了，而且装成一个老烟鬼需要多年的练习——绝对不要做不自然的表演，这是波伊的又一条格言。我相信，邀请那些新闻界的绅士们来我可爱的家里做客是一条不错的策略。他们争先恐后地涌来，互相抢夺着对方的记录本，将摄像机高举过头顶生怕碰坏。粗野地推挤：

¹ 哲学学派，强调顺从天命，恬淡寡欲。

² 古罗马将军，被放逐后转而投靠敌人带兵围攻罗马。莎士比亚曾根据他的故事创作过《英雄叛国记》。

³ 法国著名男装。

⁴ 伦敦一豪宅区。在二战期间，曾出现克里夫登集团，与亲德的美国大使过从甚密。

急切，笨拙。我感觉似乎又回到了学院里，正要举行一次讲座。能把窗帘拉上吗，那位穿套衫的小姐？还有小伙子，请把幻灯机打开。映出一行标题：花园中的背叛。

我总是特别喜欢凋零后开始结果的花园。大自然缓缓地丰收结果的场面令人愉悦。并非一片荒凉，当然，我从来不喜欢荒凉，除非身处在这样的地方；不过这种凌乱对于那些过分强调秩序的人文主义者来说确实是一种颠覆。我回想着，在那个鸟儿出没的四月的黄昏，第一次见到比弗家族的那个人，当时，他正睡在果园深处的吊床上，在他父亲位于北牛津的屋后。像一只茧。野草肆意疯长，树木也繁茂得亟须修剪。正是盛夏时节，我看见苹果树上开满了花；我回忆的本事非常了得（我被称为拥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这在我的工作中非常有用——在我的工作中）。我似乎还看见一个孩子，一个阴郁的男孩，站在齐膝高的草丛中，用手杖敲打着荨麻的顶部，眼角若有所思地瞥着我。那会是谁呢？天真的化身，也许（是的，我竭力抑制又一次因灵感迸发而兴奋的尖叫）。在遭遇了比弗那敏感的妹妹和疯狂的母亲之后，我觉得自己很愚蠢，不知所措，草茎摩挲着我的裤腿，一只凶猛的蜜蜂被我的发油所迷住，在我的头上迷醉地飞舞。我的手中正握着一份论文原稿——论晚期立体主义，或者塞尚的画作——突然间，在那片美丽的林间空地上，手中的这篇文章让我觉得自己有些可笑。阳光，云卷云舒；一阵风吹过，树枝微沉。比弗继续熟睡着，把自己藏在双臂中的脸转向一边，一缕头发从前额上滑下。我本来是来见他父亲的——比弗太太告诉我说老比弗正在花园里睡觉。“他走了，你知道，”她以一种高贵的口气说道，“他没有留心。”我把这看作是一个有希望的信号：我这个冒失的闯入者的心中，形成了一个性格随和的出版商的形象。但是我错了。麦克斯·布里沃尔特——人称老比弗，跟尼克是不同的——后来证明，他与他的荷兰商人祖先一样狡诈而毫无道德感。

我闭上眼睛，苹果树间的光线，站在草地上的男孩以及那个在吊床中的睡美人，一切都历历在目，过去的五十年的时间仿佛被抹去了。那是1929年，我是——没错——二十二岁。

尼克醒过来，朝我笑着，他能够毫不费力地刹那间从一个世界跳转到另一个世界之中。“你好（Hello）。”他说道。那是当时年轻人的发音：船（hull），而不是地狱（hell）。他坐正身子，一只手理着头发。吊床在摇动着。那个小孩，荨麻的破坏者，已经不在了。“天哪，”尼克说道，“我做了个最奇怪的梦。”

他跟着我回到房子里。但看起来，不是我们走在一起，而是他带着贵族的安逸和不自信，屈尊与我同行这一段路。他像我一样穿着白衣服，手里也拿着些东西，一本书，或是一份报纸（在那个夏天，新闻上都是些坏消息，一条比一条更糟）。他走路的时候，总是上身转向我，对我说的一切频频点头，微笑，皱眉，然后再微笑。

“你是那个爱尔兰人，”他说，“我听说过你。我父亲认为你的东西非常不错。”他认真地凝视着我。“真的。”我含糊其辞着，想要表达我的敬意，并窘迫地转移了视线。他在我脸上所见的应该是那转瞬间的忧郁：那个爱尔兰人。

这座房子建于安妮女王¹时代，不大，但是很宏伟，不过比弗夫人把房子布置得潦草而铺张：到处是褪了色的丝绸和看起来很贵的摆设——老比弗是个玉雕收藏家——屋子里弥漫着特别的薰香味。建筑物的管道结构非常原始；厕所在冲水时会发出一阵可怕的、如同从遥远洞穴中传来的沉闷声响，好像一个巨人沉重的呼吸声，令人尴尬地在房子里传播。尽管房间里洒满阳光并总摆放着刚剪下的鲜花，但周围的空气却似乎被压抑着，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布里沃尔特夫人是个大个子，庸俗的所谓名流，性格专横而暴躁，热衷于聚会和招魂术。她弹钢琴——她曾经跟随某个名师学习——时发出的聒噪的声音震得外窗嗡嗡作响。尼克知道她很可笑，并有点以此为耻。尼克后来告诉我

¹ 英国女王，在位时间为1665年2月6日—1714年8月1日。

说，她明显对我不错（他在撒谎，我肯定）；她觉得我很敏感，他说，并且相信，如果我愿意尝试的话，我会成为一个不错的灵媒。我在她的强势和无情面前感到恐惧，如同一叶小舟在风浪中上下颠簸。

“你没有找到麦克斯？”她说着，在走廊停下，手里拿着一只铜壶。她其实是个犹太人。“那个冒失的家伙；他一定是忘了你要来的事。我应该告诉他，你被他的怠慢深深伤害了。”

我想反驳，但尼克的手肘钩住了我——在半个世纪之后，我仍然能感觉到那个动作，隐蔽而坚定地，带有战栗的暗示——将我拖进客厅，他放松地陷在柔软的沙发中，双脚交叉，微笑着凝视着我。过了一会，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时间是可以停滞的，那便是证据；某些东西时而静止，时而变化，就像叶子在蒸汽中翻滚。阳光照得矮桌上的纸镇也热起来。比弗夫人正在花园内用铜壶为蜀葵洒着药剂。微弱的爵士乐不时从楼上传来，那是贝比·比弗在卧室里随着留声机练习舞步（我知道她在做什么；那是她一直都在干的事情；后来我娶了她）。尼克身子微微前倾，从桌上拿起一只银色的烟盒递给我，拇指弯曲打开了盖子。

“她是个疯子，知道吗，”他说道，“我的母亲。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家。你会发现的。”

我们刚才在谈论什么？我的文章，也许。这是与牛津和剑桥息息相关的优势所在。我记不起来了。这时，麦克斯·布里沃尔特也进来了。我不知道我期待的是什么——一个面带笑容的出版商：苹果般的面颊，浓密的大胡子，圆领衫——但他很高，瘦削，脸色苍白，脑袋很窄，秃头上反着光。他看起来比他夫人更像是个犹太人，但他并不是。他穿着黑衣服，膝部和肘部都稍微有些磨旧了。他凝视着我，或者说是看透了我，用和尼克相同的大大的黑眼睛和梦幻般的笑容，只是他的眼神有些闪烁。我喋喋不休着，他时常打断我，显然是没有仔细听，一边说着我知道，我知道，一边搓着他那双棕色的大手。那时我们谈过很多。每当我回想起这些，我总会感到，在那墓地般的寂静中，似乎有一种吵闹的声音在大声喧哗，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试着去倾听。那是一个宣言的年代。

“是的，是的，非常有趣，”老比弗说道，“最近诗集非常受欢迎。”
一阵沉默。尼克笑了。

“他不是个诗人，麦克斯。”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儿子直呼自己父亲的名字。麦克斯·布里沃尔特盯着我。

“你当然不是！”他说着，没有一点尴尬。“你是个艺术评论家。”
他狠狠地搓着手。“非常有趣。”

一个冷漠的女仆为我们送来了茶，比弗夫人从花园进来，老比弗告诉她关于误认我为诗人的事情，然后他们俩一起大笑起来，仿佛那是个绝妙的笑话。尼克同情地向我扬了扬眉毛。

“你开车来的吗？”他悄悄问道。
“火车。”我说。

我们微笑起来，像是在交换着同谋者使用的信号。
当我离开时，他拿了我的文章，如同它受了什么伤害般地开导我说，他保证他父亲会好好读它的。比弗夫人在说着烟蒂。“把它们装在果酱瓶里，”她说道，“替我保存起来。”我看起来一定是感觉莫名其妙。她提起铜壶摇了摇，里面发出哗哗的声音。“对付蚜虫，”她说道，“尼古丁，你知道。它们受不了这个。”我出了门，他们三个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好像在等着掌声一样，父母微笑着，尼克也是难掩开怀。贝比仍在楼上，演奏着她的爵士乐，排练着她在第二幕的亮相。

午夜。我的腿已经快入睡了。希望我身体的其余部分也会随之入眠。但像这样醒着也没有什么坏处，我警觉着，就像夜行动物，或者，更准确地说，像在帐篷外守夜的岗哨。我以前一直害怕夜晚——它带来的恐怖和梦境，但最近我开始乐在其中。某种柔软顺服的东西在黑暗降临时会覆盖整个世界。我猜，我还记得小时候的托儿所，它的温暖，还有睁大眼睛的守夜人。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是个孤独的人。我并不会像

普鲁斯特¹一样过多地依赖母亲的亲吻，所以我可以独处，我那高速运转着的个人意识隐秘地禁锢在这奇怪、柔软、呼吸起伏的身体中，如同一台裹在袋中的发电机。我仍然能看见她神色黯然地离开，大厅里透进来的一缕阳光照在托儿所的地板上。她轻轻关上门，默默地走出了我的生命。她死时我还不到五岁。当我回忆起来时，她的死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痛苦。我的年纪已经足以承受这样的离别，而同时又还太小，除了迷惑之外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父亲善意地在托儿所支上行军床过夜，陪伴我和我弟弟弗雷迪。于是，几周内我不得不听着他整晚地发狂，在痛苦中挣扎，喃喃自语地向上帝祈祷，沉重的叹息使他的床震动不已。而我则安静地躺着，努力去忽略他的存在，听着屋旁哨兵似的树木在风中簌簌的响声，还有，更遥远的，卡里克海岸的海浪撞击声。我不喜欢朝右侧卧，因为那样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我当时以为，如果我要死了的话，就会在可怕的最后时刻降临时听见它停止跳动。

奇怪的生物，儿童。当大人在身边时，他们就表情机警，仿佛是在担心，自己的表演是否令人信服，能否满足大人的期待。19世纪制造出了童星，于是，现在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儿童演员。我可怜的布兰奇从来都不擅长这个，她永远都记不住自己应该站在第几排，或是手上应该做什么动作。在那些学校的表演和颁奖会上，当一排排小女孩出色地表演着的时候，我心里总是很难过，在那一排小脑袋里很容易便能发现她。她掩饰着自己的尴尬，红着脸，咬着嘴唇，徒然地缩肩屈膝，想让自己显得矮一些。当她还在青春期时，我总是给她看一些伊莎多拉·邓肯²和奥特林·莫瑞尔³以及其他优雅大方的女性的照片，以为她会从中模仿那种气派。可她看也不看，只是低着头悲伤地默默坐着，挑着指甲边的皮。她铁丝般的头发倒向一边，如同被某种硬物碾过般，暴露出青白的头皮和后颈。而另一方面，朱利安……不；我不愿再想。这才是真

¹ 法国作家，代表作有《追忆似水年华》等。普鲁斯特小时候对妈妈的吻过分依赖，奠定了他一生沉溺于情感和幻梦的基础。

² 伊莎多拉·邓肯：美国女性舞蹈家，被称为现代舞之母。

³ 奥特林·莫瑞尔：法国著名女作家，艺术家，她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及才华对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